

岳麓书院祭祀四记*

邓洪波**

- I. 序
- II. 祭祀的历史演变
- III. 祭祀的类型及作用
- IV. 祭祀活动
- V. 祭祀的文化意义

【국문초록】

제사, 강학, 장서, 그리고 학전은 서원의 기본 구성 요소이다. 악록서원 창건 당시, 공자를 제사 지냄으로써 유가(儒家)로서의 정체성을 드러내었다. 그러나 이는 악록서원 고유의 특색에 해당하는 것은 아니다. 남송(南宋) 이래로, 서원의 공자당(孔子堂)은 예전(禮殿)→전전(前殿)→선사전(先師殿)→선성전(宣聖殿)→문묘(文廟)라는 명칭의 변화를 겪었고, 나아가 ‘위질칭체(位秩稱體)’를 이루면서 좌묘우학(左廟右學)이라는 악록서원만의 독특한 체제를 구성하게 되었다. 또한 제선생사(諸先生祠)→제선현(諸先賢)→송도사(崇道祠)→주장사(朱張祠)의 변화로 말미암아 주장(朱張) 학통의 계승이라는 학술적 가치를 마련, 악록서원만의 학술적 특색을 형성하였다. 청대 말기에 이르러, 악록서원의 원내 사우(寺宇)는 대략 28곳이 있었으며, 100여 명 이상의 인물을 제사 지내게 된다. 이는 미증유의 규모로, 중국 서원사에서 매우 보기 드문 사례에 속한다. 악록서원의 제사는 그 내용과 성질에 따라 송도(崇道), 송교(崇教), 교화(教化), 여지(勵志), 숭신(崇神) 등 몇 가지 기본 유형으로 나눌 수 있다. 그 주요 목적은 모범적 전형(典型)을 수렴하여 생도들을 권계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19S1A5C2A02082813).

**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 denghongbo2000@126.com

(勸戒), 선현을 본받도록 하려는 데 있었다. 이는 분명 주요한 교육 방식이자, 학술적 테제를 분명히 드러낸 것이며, 또한 상징적 문화가 추구하는 기능을 구현. 그 배후에 유학을 존중하고 도(道)를 중시하는 사고를 보여주었다. 나아가 학풍을 선도하고 생도들을 교화, 궁극적으로는 문명(文明) 의식을 배양하는 데 일조하였다.

주제어 : 악록서원(岳麓書院), 제사(祭祀), 제향인(祭享人), 공자당(孔子堂), 주장사(朱張祠)

I. 序

祭祀是我国古代书院规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树立典型模范, 对生徒进行教育, 以达劝戒规励, 见贤思齐之目的, 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 这种教育方式既有其可取之处, 亦有其落后的地方. 如何批判继承, 为教育体制改革, 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事业提供经验教训, 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谨以“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为例, 对书院祭祀问题作一个案性的探讨.

II. 祭祀的历史演变

岳麓书院从创办时起就设俎豆, 祀孔子. 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载: 咸平二年(999)李允则重建书院时, “塑先师十哲之像, 画七十二贤, 华衮珠旒, 缝掖章甫, 毕按旧制, 俨然如生”. 可见朱洞时期就塑身画像, 释奠孔子及其门人中之贤哲, 始开岳麓书院的祭祀活动. 整个北宋时期受祀于书院的只有孔子及其贤弟子, 这和当时州县儒学没有区别, 他们是山长们给住院生徒树立的榜样. 供祀的地方在张舜民的《郴行录》中记作“孔子堂”, 这也反映

出孔圣一门独享岳麓香火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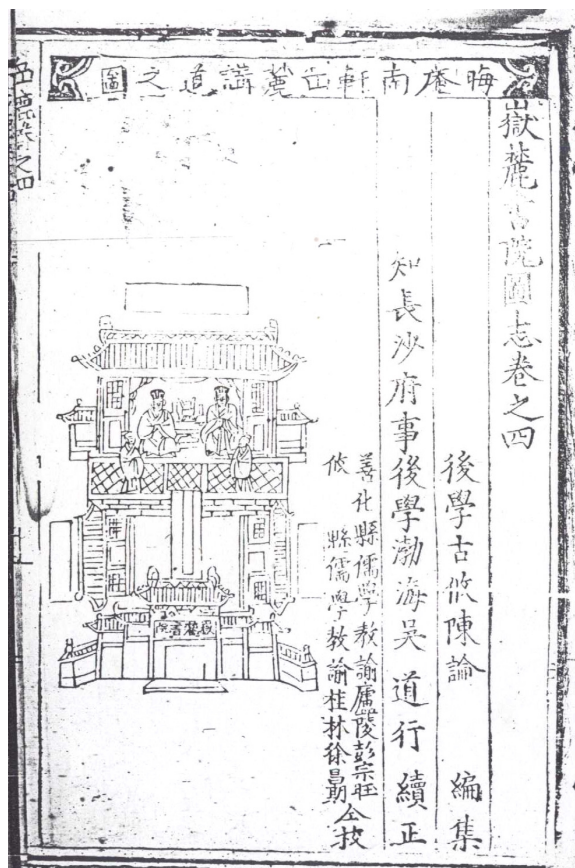
到南宋,孔子独坐岳麓祭坛的局面就打破了。陈傅良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讲到他淳熙十五年(1818)参观岳麓书院时,曾谒诸先生祠下。“诸先生祠”始建于何时,已难于考证,但淳熙中已经有了,这是可以肯定的。所谓“诸先生”指哪些人,也无记载。嘉定年间真德秀安抚长沙,曾诣岳麓书院,祭祀朱洞·周式·刘珙。著有《祭太守朱公·山长周君·安抚刘公文》,或许此之“三君子”即彼之“诸先生”。

元代延祐元年(1314),“郡别驾”刘安仁新建“礼殿”奉祀孔子,又以张栻·朱熹两位理学大师“合祀朱郡守·周山长·刘安抚,额曰诸贤祠”。¹⁾所谓“诸贤”就是学术宗师和书院功臣。祭祀这样的人,无非是想向生徒们提出更贴近更实际的追求榜样。孔子是圣人,历代统治者的捧抬,使他具有神的“灵性”和光环,凡世的一般士子已是可望而不可及了。要求过高反倒不能达到目的,而在这里讲过学·论过道的朱·张两位理学大师,他们这时还没有被套上神的光环,还不是那样至善至美,但确实又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博深的学问,士子们只要努力,则可达到他们的境界。因此,他们就自然成了理想的“典型模范”而被推到住院诸生的面前了。将书院功臣放到礼拜之列,宣讲他们的事迹,也会使士子感到建院办学的艰难,进而想到认真学习,切磋求真,以不负先辈育人养士之“盛心”。应该讲,这种用心是好的,这种典型模范的教育方式也是可取的。

明代岳麓书院的祭祀,依循宋元以来的指导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化五年(1469),知府钱澍重建时,肖孔子像于前殿,肖朱熹·张栻像于后堂。弘治年间,通判陈钢修“崇道祠”,又名“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两人,绘像设祭,这是岳麓特祀朱张两位学术大师的开始,反映出当时岳麓的学术风尚。嘉靖年间,又悬挂“正脉”匾额于朱张祠,彰明朱张之学在理学中的正宗地位。到万历年间,巡按甘仕介“鼎新祠宇”,又令人作记修文,将“正脉”匾改成“斯文正脉”,还建立了“继往开来”的牌坊,“朱张祠”的建设盛极一时,而张

1) 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三,《旧志·朱张祠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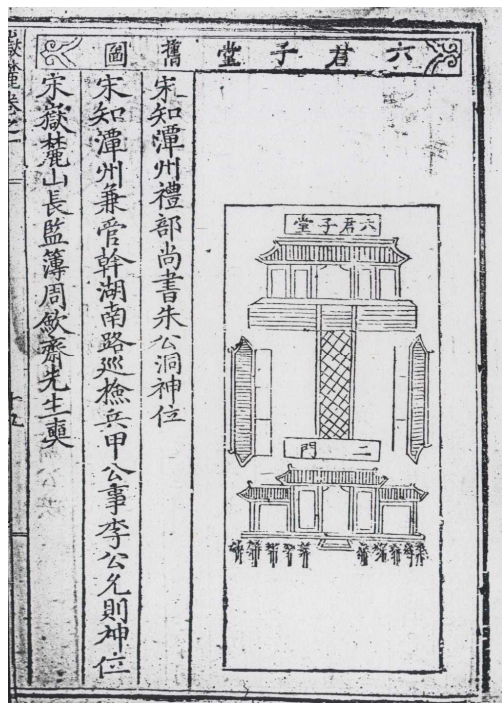
棧·朱熹在岳麓书院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了。



万历《岳麓志》所载朱张会讲图

朱张两人从“诸贤”中独立出去之后，其他“贤人”则另辟“慕道祠”供祀，香火不断。到嘉靖五年(1526)，学道许宗鲁·知府杨表改旧院讲堂为祠宇，供奉宋潭州知州朱洞·李允则·安抚刘珙·山长周式·明通判陈纲·同知杨茂元等六人，故名之曰“六君子堂”。这是岳麓专祀书院建设功臣的开始。“夫六君子之祀，谓其有功于斯文也”。其后凡有功于书院者都得供祀于此，如万历十八年(1590)长沙知府滨洲吴道行，重修文庙·书院，“有大功于斯地，道脉赖焉。

乃易其旧像之颓者，更置一位，祀于六君子堂，堂遂以七君子名矣”。²⁾ 一时之间，六君子堂遂改名七君子堂了。其实有功于岳麓者并不止六七君子，如宋亡院毁之后，重创书院的刘必大·刘安仁；明代成化年间，重建书院的钱澍，先后兴教置田，对书院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王秉良·孙存·潘镒·季本·杨溥等，论其功都不在六君子之下，因此崇祯年间修《岳麓书院志》时，就将祀奉书院功臣的地方仍旧恢复“六君子堂”之名，并把包括吴道行在内其他有功人员的名字著于《六君子堂》篇首，“以志表扬”。到清代，则更是将他们的名字制榜悬挂在堂内，供人瞻仰。



万历《岳麓志》所载六君子堂旧图

2) 明·李胜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见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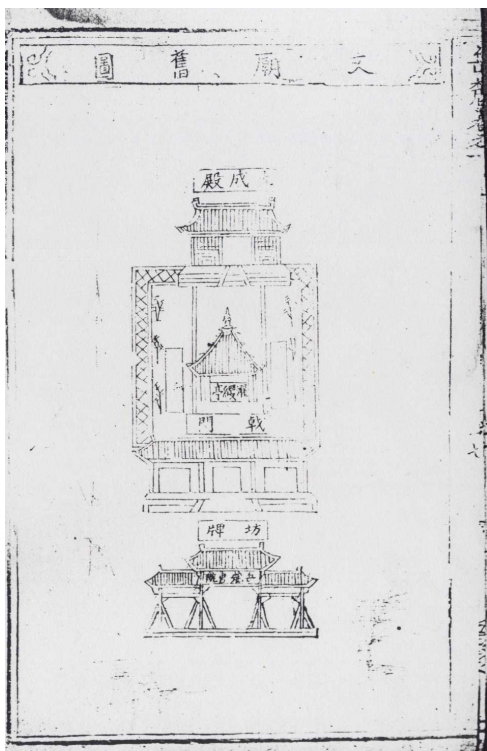
除了崇祀学术大师和书院建设功臣之外,明代在祭祀上还有一项新的内容,那就是为历史上与岳麓有关的诤臣谪宦建祠致敬。万历四十四年(1616),道乡先生邹浩的十八世孙邹志隆任湖南学道,他与知县潘之楫等一起,“构宇三楹,中设一木主,神有依也;左横列道乡台碑,旧可仍也;右横列道乡台记碑,事足征也”,³⁾又置田四百亩,令僧人本空收租住持,以奉祭祀。⁴⁾邹浩字志完,自号道乡居士,北宋哲宗时任“右正言”,因为直谏,“以言事落职”。徽宗即位后,又起用为“中书舍人”,因与蔡京不合,引起蔡的忌恨。后蔡京当政,于崇宁二年(1103)将其排挤出朝廷,谪令为衡州通判。途经长沙时,潭州知州温益,趋炎附势,不仅不以礼相待,反下逐客令,邹只好冒雨渡江到岳麓山投宿。岳麓寺僧人列炬相迎,士人拟请邹浩讲学。温益得知此讯,害怕蔡京怪罪下来,丢了乌纱帽,竟令人带兵连夜出城,强逼邹浩登船“凌风绝江而去”。这样的忠诤敢言之臣,这样的权奸,这样的附势小人,都是教育生徒的活生生的材料,它可以告诉他们“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书院的当事者们之所以要学生春秋瞻仰,朔望谒拜,就是想发挥其教育作用,以达到塑成高尚人格·造就人材的目的。

在岳麓祀事上,明代还有一件大事,即正德年间参议吴世忠将供祀孔子的礼殿从书院中迁出,鼎成于院舍左面,“殿后建明伦堂,前增泮池·仪门·棂灵门。翁直指建泮桥·濯缨·洗心亭于殿前,而圣庙始巍然有专地矣”,⁵⁾所谓“位秩称体”,正式形成左庙右学之制。此前岳麓只有“礼殿”·“宣圣殿”以供奉孔子,这时以郡县学宫庙制鼎新而与书院并列,形成现存之格局,意味着孔子在岳麓受祀群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此形成,显示出它高出于一般书院的地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麓书院官学化的趋势。

3) 明·邹志隆《重修邹道乡先生台记》,载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七。

4) 对邹浩的纪念及以其为榜样来教育生徒的活动,始于南宋乾道年间,当时张栻筑台,朱熹题额为“道乡台”,以示“仰止之思”。但真正以祭祀的形式出现还是在明代。

5) 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三,《旧志·圣庙图说》。



万历《岳麓志》载文庙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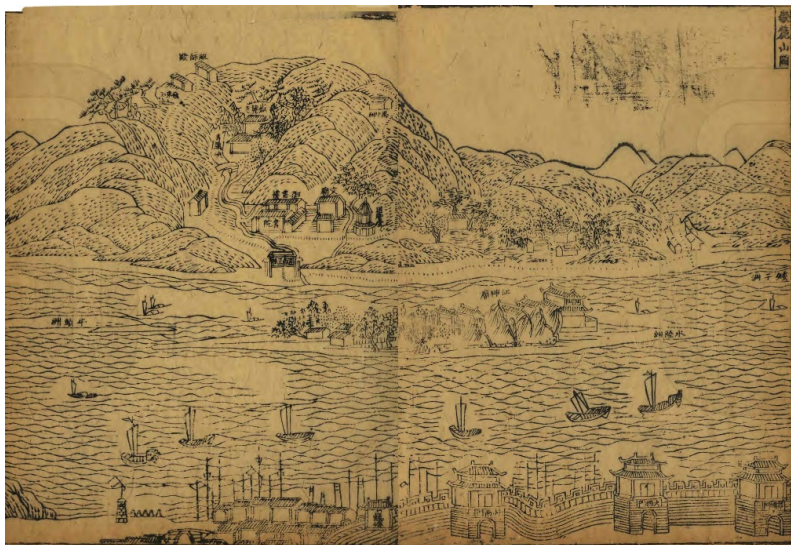
到清代，岳麓书院的祭祀就更加发达了，除了恢复重建文庙·朱张祠·四箴亭·六君子堂·道乡祠外，康熙初年车万育·潘如安·陶汝鼐·陶之典等湘中“耆旧同建文昌阁”，⁶⁾ 阁内供奉文昌帝君神像，凡“在院诸生获隽者，悉得题名其间”⁷⁾，以示表彰。乾隆五十七年(1792)，湖广总督毕沅到书院，“指书院前坪田中土阜曰：斯地若建魁星楼，可以发甲”⁸⁾，于是建魁星楼以求科举夺魁。到嘉庆十年(1805)，岳麓书院生彭浚还真被点中状元，成为佳话。嘉庆元年(1796)，兴建三闾大夫祠，祀屈原，加上贾太傅祠，祀贾谊，附宋玉·唐勒·景

6) 清·袁名曜《重修岳麓书院文昌阁记》，见清·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卷一。

7) 光绪《善化县志》卷十一。

8) 清·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卷一。

差·司马迁, 将湖湘文脉上溯到先秦两汉. 嘉庆十七年(1812), 山长袁名曜等捐建濂溪祠, 祀理学创始人周敦颐, 加四箴亭奉祀程颐程颢兄弟, 与崇道祠的朱熹·张栻, 构成完整的理学体系.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又新建崇圣祠, 供奉孔子及四配“先代”. 其他兴建时间不明的还有李中丞祠, 祀巡抚李发甲, 以清代对书院建设作出较大贡献的丁思孔·李湖·陆耀·陈宏谋·刘权之等附祀; 院长罗典专祠, 祀罗典, 附祀宋欧阳守道·顾杞·明熊宇·张元忭·陈论·叶性·清车万育等; 以及船山祠·岳神庙·奎光阁等等. 据《岳麓续志》卷一《公襄祀典呈词》记载, 嘉庆前岳麓“设祭凡十五处”, “自嘉庆年间, 陆续动项兴修及捐建祠宇, 又增十有二处”. 同治五年(1866)又建有欧阳厚均专祠, 前后相加, 计有二十八处之多, 受祀者达百人以上. 岳麓祠宇之众, 实为前所未有的, 亦属海内其他书院所罕见.



乾隆《长沙府志》所载岳麓图

III. 祭祀的类型及作用

岳麓书院众多的祠宇庙堂,按其内容·性质,可以分为崇道·崇教·教化·励志·崇神等几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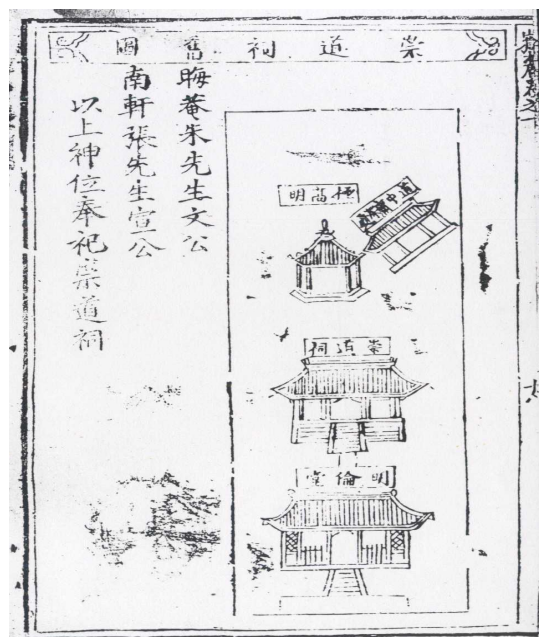
崇道型:它反映出岳麓的学术风尚和追求,文庙(大成殿)·崇圣祠·濂溪祠·四箴亭·朱张祠(崇道祠)等都可归于此类。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的统治思想,具有原则指导性,是大家都要遵循的,因此祭祀孔子及其门下贤哲是不可少的。而儒家思想又有不同的流派,自宋以后的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程朱理学。乾道间张栻·朱熹会讲于岳麓,绍照中朱熹又安抚潭州,“自此以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⁹⁾人则以学术情操为重。“潭人之言,文公集诸儒之成,以明圣贤之道,讲学于兹;吾师焉,按抚于兹,吾师焉。南轩鸣世大儒,并时同业,夫所谓过化者存焉,吾祀之”。¹⁰⁾朱·张学术思想在岳麓的影响自此经久不衰,就是明代王学学者在这里讲自己的学说,也不得不对其有所归附。张栻·朱熹之所以能够在岳麓书院享祀几百年的真正原因就在此。所谓“朱张之别祀,……崇道学,……从书院也”,¹¹⁾“祀朱张,崇道也”,¹²⁾正是这个意思。清乾隆皇帝赐额“道南正脉”,其意也在于表彰岳麓在传播理学上的特殊贡献,是对岳麓学术传统的一个“正式”承认。朱·张之学,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忘学术祖师,周·程也就在岳麓祭祀中占有一席之地了。总之,像诂经精舍之祀许慎·郑玄一样,岳麓书院为张栻·朱熹等立祠,反映了它之信奉朱·张之学术传统和风尚。这类祭祀的作用,在于提醒书院诸生要分辨义利,坚持“朱张型”的儒家思想路线,而不要偏离其轨道。

9) 元·吴澄《建岳麓书院记》,载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七。

10) 明·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载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七。

11) 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三,《庙祀》。

12) 明·黄衷《岳麓书院规已记》,载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七。



万历《岳麓志》所载崇道祠旧图

崇教型：书院的六君子堂·李中丞祠·罗典专祠·欧阳厚均专祠等所供祀(包括附祀)的人都对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朱洞·李允则·周式是岳麓书院开创时期的人物，他们的努力，使书院名扬天下，使湖南地区抛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教育之功是难以磨灭的。刘珙·陈钢·杨茂元等使荒废的书院重振，罗典主院二十七年，修书院八景及诸多亭祠堂舍，欧阳厚均则有弟子三千……他们都是岳麓的功臣，是湖南教育的功臣。历代统治者以为“帝王之为天下，治与教而已”，¹³⁾有功于书院，既是有功于“教”，因此，奉祀这些有功于书院的人也就是“崇教”之举了。所谓“更堂焉，以祀朱洞·李允则·安抚珙·山长式·郡倅钢，序位以世，崇敬也”。¹⁴⁾ 崇教的目的则在于提醒官于斯·宦于斯·教于斯的后来之人，

13)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八，《董泽书院记》。《四部丛刊》本。

14) 明·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载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七。

不忘前人办学之功,兴教之劳,感奋相继,坚持努力,使书院不辍不衰,弦歌相续,也在于使生徒记住兴办书院之不易,教育他们珍惜学习机会,掌握“传道济民”的本领,不负青春韶华,不负书院功臣们望其成才的“盛心”。

教化型:即以受祀者的事迹,感化生徒,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道乡祠·三闾大夫祠·贾太傅祠等都可收入这一类型。这些人都是历史上的忠介耿直之臣,又均遭贬谪,然则其精神风范后世诸生,是进行典型模范教育的活生生的材料。如乾隆间赵申乔重修道乡台并作《重修道乡台建祠堂记》,在记中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嗟乎,先生(指邹浩)之没已数百年,而眺其台如见先生焉,拜其祠又如见先生焉,彼章惇·蔡京·温益辈虽得志乱朝,而至今齿其姓名牧豎犹为唾骂,则先生可无憾,而后之为惇为京为益辈嫉正若仇误国流殃者,不亦当瞿然悔悟,以免为山僧之所窃笑哉!”¹⁵⁾既有正面教育,又从反面规矩,教育效果则不言自知了。

励志型:岳麓书院的船山祠,供祀着明崇祯时期的学生王夫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学术成就,是高尚和卓越的,将他树为榜样,使诸生见贤思齐,更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圣人·先贤·历史上的诤臣毕竟离生徒远些,而同是生徒的王船山就会使生徒们感到亲近些,“可望而可及”,他们自然在祭祀之中就会以之为准绳来要求自己·磨砺自己了。张挂在文昌阁中的历年来中乡试·会试·殿试者的姓名榜,其教育作用与船山祠同。我们把这种以同类来教育同类的祭祀,称之为励志型,即将诸生中的杰出者推作榜样,使其余人自我磨砺,以求进取。

崇神型:还有一些,不是对人的祭祀,而是拜倒在神明的脚下,则基本属于迷信的范围了,如魁星楼·岳神庙·奎光阁等。文昌阁也属于这一类型,它供奉着人造的“职掌科名,则又扶翼圣教”的神—文昌帝君。把生徒的努力成名,附会成神灵的保佑,人为地使人跪倒在神的脚下,这是不可取的,也是祭祀这种教育形式所固有的落后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15) 清·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卷四。

IV. 祭祀活动

书院祭祀自有一定的程式, 每年春秋要举行两次大的活动, 地方长官都要来参加。春祭定于二月初三日, 秋祀则在八月初九日。每月朔望也要拜谒各神人贤哲, 一般由山长领着进行。岳麓书院的祭祀活动虽从北宋建院时就开始了, 但宋·元·明历代都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 清代留下了记述乾隆六十年(1795)祭祀活动文字, 其称:

今秋八月初九日值丁祭, 以场期故, 移祀月之初吉。先时合鑼銀三十五两, (圣殿)具太牢礼, 兼牛·羊·豕三物; 文昌别具少牢祀, 兼羊·豕。凡酒食馐果之属, 并期丰洁。又置灯杆凡四, 高各数丈, 贯方斗如斗之魁, 以其二标魁星楼正向, 又二则分列书院院门左右焉。制铁丝瓔珞状, 取文光福曜, 荟萃名山, 以发云路齐登之兆。鼓乐彻三日夜, 鞭爆应山谷, 约数万响不啻。燃灯, 起朔日, 讫于望日, 历半月乃止。远近瞻瞩, 毅然欢欣, 神灵盼饗, 庶其鉴兹矣!¹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当年隆重热烈的祭祀场景。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 院长袁名曜“倡议遵依定制, 以每岁仲春初三日设特祀”于文昌阁,¹⁷⁾ 次年又公议出二月初三日祭祀条规。兹将其抄条如下:

祭品(除牛牲系佃户承办外, 余物照价发给现银现钱。交门堂夫买办, 不得赊账滋弊)。文昌阁: 牛一·猪一·羊一(共三俎), 鸡·鸭·猪肚·猪肝·鲜鱼·海参·蛙干·猪腰(共八碗), 果品实笼豆(香·酒·烛·帛·爆竹随买听用)。奎光阁: 雄鸡一只, 生肉一方, 鲜鱼二尾。

颁作: 赞礼四人, 读祝一人, 纠仪一人, 执帛爵二人, 共八人, 各颁羊肉一斤, 余羊肉尽数颁主祭者(羊头·羊血·羊杂作赞礼等八人先夜点心)。与祭者, 各颁猪肉一斤; 山长家人及鼓乐四名, 堂夫二名, 看司一名, 更夫二名, 佃户一名, 各颁肉一斤; 四斋斋夫每斋颁肉二斤。文昌阁祭, 授一席颁主祭者。奎光阁三牲祭品, 颁赞礼等八人。¹⁸⁾

16) 清·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卷四, 罗典《新增丁祭公费记》。

17) 清·袁名曜《岳麓书院文昌阁祭田碑记》, 见清·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卷四。

这些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丰盛的祭品和祭祀活动的组织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年湖南巡抚·长沙知府·长沙善化二县县令等地方长官会同岳麓书院山长·监院带领诸生跪拜的情况。这种香火缭绕，神座高踞，人灵拜倒的祭祀形式，使生者在死者面前，人在神面前显得那样的渺小·无能·无力，彰显一种神圣与宗教的庄严。神对于人，死者对于生者具有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压抑，这种压抑必然会导致人的“自信围堤”的崩溃，出现向神向死者乞灵的可悲局面。这是书院祭祀教育的反动，也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摒弃的。

秦际唐“高祖天祐，太学生”，“祖学诚，邑增生”，其父秦士科早卒，时秦际唐方四岁。家道中落，母亲何氏守节抚孤，以纺织佐生计，以经书授子嗣，“每届岁暮必令际唐背诵一岁所读书，破窗风雪一灯焚，际唐手一卷，太宜人刺绣其侧，或诵昌谷·香山诸集以和之。际唐倦甚，则令暂卧顷刻之，寔促使读寒钟卷。在母亲殷切期盼下的秦际唐力学不倦，声名日起，但平静恬淡的少年生活终在其十四岁时被战乱摧毁殆尽。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时秦际唐随母依外家居陶氏园，户外杀声沸腾，万众奔走，舅父何师孟“从容集家人，置酒笑且言”，誓以死效法屈原。二月十三日黄昏时分，薄暮苍烟，何氏率先殉难，秦际唐随母投池，得邻人相救不得死，“生既不能为藜藿之养，死复不能为桐棺之敛”是秦际唐一生的遗憾。这一年的南京城乱，死者难记，存者惊心，“自大府以至丞倅皆殉焉，其时衢巷火光□昼夜不绝，垣墉栋□之属倾折如万霆，官私陂池积尸几满”，秦际唐的母亲何氏，老师陈自超·马庆淳皆在这场灾难中殉节，读书人忠君爱国的观念以最惨痛的经历刻进了秦际唐的精神世界。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秦际唐流离乡外，萍踪靡常，大约活动在东南一带。咸丰十年(1860)与陈氏匆匆婚嫁，“何期三日，近郊烽火，羹汤未调，急装已裹”，后由苏州到松江(今上海)，三百里程，稍获安居却倏惊转徙，是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进攻上海。十二年羁旅播迁，思乡之情未肯忘却，圣人之学亦不敢懈怠一日，秦际唐一直潜力笃学，整身躬行，终于在咸丰十一年

18) 清·袁名曜《文昌阁祭田契券碑》。碑今嵌岳麓书院文庙大成殿内。

(1861)取得拔贡第一名. 拔贡自乾隆七年(1742)定制为“十二年一举”, 名额为府学二名, 州·县学各一名, “历届岁·科考取经古及一等最多者”在资望审核合格后才能应考拔贡, 考选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第一名的好成绩亦足观秦际唐学识之卓越. 同治三年(1864), 在外飘蓬的秦际唐忽闻湘军攻破南京, 心下茫然, 不敢相信, 待万口喧传确认无疑, 才喜极而泣, 写下诗歌《甲子六月十六日官军克复江宁喜而有作》, 一句“料理归装载行李, 秋风一棹还家乡”蕴含着多少对故土的眷恋之情, 而归乡的秦际唐也开启了人生中最悠闲自得的书院时光.

V. 祭祀的文化意义

祭祀除了上述教育意义之外, 更有彰显学术主张, 标识文化追求的功能, 岳麓书院濂溪祠·屈子祠的创建即是最好的例证.

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是道州人, 南宋以来, 凡言湖湘学统者概莫能外濂溪先生, 宋代真德秀《潭州劝学文》如此, 明代陈凤梧《湖南道学渊源》如此, 万历《岳麓志》有“道统图”与“圣学统宗”二目推演其说, 濂溪周先生自然都被尊为道学湖南一派的始祖, 至清代, 康熙年间重建岳麓书院的一代官绅, 更是不忘援引濂溪而彰湖湘学术之势, 主持重建的巡抚丁思孔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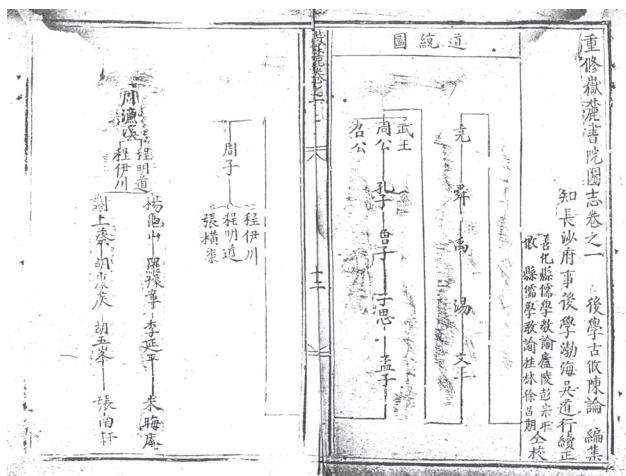
岳麓之重系于书院, 皆诸儒明道继统之地, 非直登临游览之资也. 试俯仰以观古今之际, 自屈子·贾生忠愤无聊, 发为骚赋, 后之流连凭吊, 世不乏人, 然犹托之咏歌藻丽, 以寄孤臣迁客之思. 至宋而朱公创建书院, 振起儒风, 则有濂溪先生出于道州, 首明圣贤性命之学, 继往开来, 自是道统相传, 龟山·文定·南轩·晦庵诸先生, 皆于此地讲学设教, 造就生徒, 学者之盛至比濂溪于洙泗, 岂一郡邑·一山水所可拟议而衡量者哉?¹⁹⁾

19) 清·丁思孔《岳麓书院志序》, 载康熙《岳麓志》卷首, 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163-164页.

按察使郑端为康熙《岳麓志》作序时称：

赖衡岳钟灵，笃生周子于道州，以上接孔孟。又百余年，广汉张子家于潭，新安朱子官于潭，相与讲习于岳麓，而书院之名遂历久而弥著。至于为学之要，则周子主静，张子求仁，朱子居敬，入门虽别，而归宿则一。……今从学之士，有能敬以求仁而静虚动直者乎？若犹未也，则请从事于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之数语，而下学上达焉。三贤在望，庶旷乎其若接。²⁰⁾

康熙《岳麓志》更有“湖南道统”一目，强调岳麓朱张正学源自周子濂溪，其下先儒列传载宋周敦颐、杨时、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真德秀、魏了翁、李燾、明张元忬、王乔龄等十一人传记，实即以此落实湖南道统之流演图谱，意在“开道化”，续正学，以彰湖湘学派之盛大。而康熙、乾隆二帝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二匾，濂溪更被钦定为岳麓书院的固有学术资本之一，成为绕不过的话题。



万历《岳麓志》所载《道统图》

20) 清·郑端《岳麓书院志序》，载康熙《岳麓志》卷首，见湖相文本库本《岳麓书院志》第167页。

但令人奇怪的是, 以“濂溪”称名的书院·祠堂凡数十见于湖南各地, 岳麓书院却长久以来没有创建濂溪祠的动议. 嘉庆年间, 有好事者附濂溪木主于贾太傅祠, 此为岳麓祭祀周敦颐之始, 但引发不小的学术争议.

屈原为楚国大臣, 因改革被流放沅湘. 楚灭于强秦, 以报国无门, 乃自沉汨罗江殉国. 及至汉文帝时, 洛阳人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作赋以吊, 感叹“逢时不祥”, 司马迁以其际遇相类, 作《屈贾列传》于《史记》. 自此, 湖南就有屈贾之乡的说法, 屈贾之祠遍布沅湘. 但具体到省城长沙, 则清代嘉庆以前还没有屈原专祠,²¹⁾ 屈子木主仅附于城内贾太傅祠中, 这与湖南屈贾之乡的称谓显然不相称.

嘉庆元年(1796), 甘肃武威人张翊权知长沙府, 认为“庙祀阙如”, 屈子忠魂难归, 大有不妥, 遂与湖南学政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范鰲·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相商, 创建屈子祠于岳麓书院, 并作《建修屈子祠记》, 详叙其创建缘由, 其称:

屈子以忠而放逐, 憔悴忧郁, 沉于汨罗以死, 夫人而悲其志矣. 往余守彝陵, 属车过秭归, 访屈子宅墟矣. 而女嬃庙, 捣衣石, 土人犹能言之. 故屈子血食, 彝陵有焉. 顾汨罗在长沙·湘阴之间, 而庙祀阙如, 岂魂兮归来, 独不问诸水滨乎? 而访诸都人士, 则附其主于贾太傅祠. 夫贾生之才与遇, 虽仿佛屈子, 而前后相去殊绝. 瓣香而尸祝之, 当先楚后汉, 跻雒阳而眺湘累, 乌乎可? 爰谋之范学使叔度及郡绅罗鸿谿·慎斋两先生, 倡议建祠, 卜于衡岳之麓. 近讲院, 辟隙壤, 分廩饩官俸之入, 得约三千金. 慎斋先生躬督其事, 鸠工庀材, 经始于丙辰之季冬, 越明年又六月告成. 殿宇巍然, 神灵以妥. 从此, 衡山湘水, 虽妇孺渔樵, 亦奉香草, 思美人矣. 岂独执经髦士, 有所观感而兴起哉?²²⁾

21) 清·欧阳厚均《岳麓诗钞》卷十九, 收有清兴国州人马之图《吊屈贾祠》, 内有“岳麓岚开祠树古, 昭潭浪卷棹歌春. 悲笛万古湘君泣, 野老依然荐采苹”之句, 其时约在康熙前期, 但在《岳麓志》·《湖南通志》等, 不得其创建沿革始末, 且屈贾祠者, 并祀二人可知.

22) 清·张翊《建修屈子祠记》, 载同治《岳麓续志》卷四, 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640页.

湖南作为“屈子《离骚》故地”，省城书院创建专祠堂奉祀，得到了巡抚·学政以及藩臬监司诸大僚的赞许与支持，如巡抚姜晟就“深嘉此举有合古人乡于教化，兴于行谊之意，而又为之经其久远”，倡导下属官僚捐资，共得一千金，购买田地，作为屈子祠祭田，以为“将来修补计及香火之资”。²³⁾ 据《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田额》记载，屈子祠祭田有十石，在瓦店铺，契约存长沙府署，粮载善化县七都麓字二区，议定佃规银一百两，“岁收租壹百石，国租杂税有差，招僧主持香火，并为每岁修补之计”，这是典型的专款专用。僧人主持祠中香火，岁修经费皆有着落，正常情况下，这些就足以保证祠宇的正常运作。

岳麓书院创建屈子祠，有着双重的文化意涵。第一重是直接的，其核心是倡导忠诤爱国的优良传统，并将其上溯于楚国与西汉，使其根深而枝叶茂。第二重是间接的，由修屈子祠时附建贾太傅祠中之从祀周敦颐引发争议而来，其核心是学术传统，隐含汉宋矛盾，其趋向是排斥汉学崇尚宋学，由朱张而上溯于濂溪，最终确立湖南学术道统。

岳麓书院倡导爱国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其明显标志是南宋乾道年间，张栻筑道乡台纪念北宋诤臣邹浩，朱熹题额，以示“仰止之思”。邹浩字志完，自号道乡居士，宋晋陵人。尝从程颐问学，以道学行谊称于世。北宋哲宗时任“右正言”，直谏而“以言事落职”。徽宗即位后，又起用为“中书舍人”，因与蔡京不合，引起蔡的忌恨。后蔡京当政，于崇宁二年(1103)将其贬为衡州通判。途经长沙，潭州知州温益，趋炎附势，不仅不以礼相待，反下逐客令，邹只得冒雨渡江投宿于岳麓山。山僧列炬相迎，士人则拟请讲学，其冷暖大别。温益得知此讯，害怕蔡京怪罪，丢了乌纱帽，竟令人带兵连夜出城，强逼邹浩登船“凌风绝江而去”。²⁴⁾ 这样的忠诤之士，这样的权奸之臣，这样的附势小人，皆是教育生徒的绝妙教材。非常明显，张栻朱熹之筑台，非徒“示仰止之

23) 清·范鳌《屈子祠祭田记》，载同治《岳麓续志》卷四，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641页。

24) 《迁谪三公传》，载康熙《岳麓志》卷三，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244页。

思”以为纪念，其深意则在“发人感愤”，塑造诸生高尚人格。

秦际唐在课程中出类拔萃，同时意味着他能获得一份稳定的膏火奖励。清代书院膏火制度“是一种以地域为中心的公共性教育资助，是对寒士的一种补偿福利。南京书院的膏奖历来丰厚，以光绪年间的尊经书院为例，官课“超等三十名，每名二两二钱；特等七十名，每名一两一钱。初二日膏火，每月共一百四十三两。顾云亦言：“书院故事，月二日课于官，给膏火银颇厚；山长课以月十六日，十人外无所给，筹之郡绅，始给如官之半，士多资焉。与“一年的收入只有5两至10两银子，再加雇主供应的饭食”的底层劳工相比，成绩优异的秦际唐取得的膏火奖资足以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家用，甚至略有盈余，事实证明也是如此：直至光绪十二年出任奎光书院山长前，秦际唐并未另谋如幕僚·训导·从军等稳定收益门路，“举人”身份也许会让秦际唐参加如光绪八年治理赤山湖等带有一定薪资的绅士事务，但自同治四年起的二十二年间秦际唐的生活始终围绕考试读书展开，他来回奔波于书院和考场。南京和北京，书院的膏火津贴应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自小家境贫寒的秦际唐却在此期间饮酒作宴不断，光绪六年还另聘妾室金姬，光绪十年(1884)南京雪灾他曾拿出一大笔钱财赈济，光绪十二年又修葺落成了南冈草堂，种种迹象表明，秦际唐在书院的头角峥嵘为其保证了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这也是支撑及激励其潜心笃学·专志折桂的重要因素。

除了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秦际唐在书院这个自由轻松的场域中，还凭借真才实学得到了高度的自我价值认同，且通过切磋交流初步搭建起了人际网络。时书院山长李联琇·周学浚“皆能宏奖后进，振拔单寒”，对才华横溢的秦际唐尤为青睐。同治十年主讲尊经书院的韩昢元“生平少所许可，独于际唐奖借不容口，暇辄勗以古人立身之义与诗文源流。际唐所业稍进，而齟齬之者蜂然并起，先生弗顾也。“夙有怜才癖”的薛时雨曾赞秦作“情生文耶，文生情耶，得此种文都为一册，令人不夏思杨用修·马章民矣”，将秦际唐比之杨慎·马世俊，字里行间尽是对高徒的惺惺相惜。秦际唐抠衣隅坐，与师长们析疑今古，论学纪事，得一字褒，珍于千金。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秦际唐

便常随师长饮酒高会，通过师长结识了张裕钊·薛福成·孙文川·曾国荃等名流达贵，诸前辈们古道热肠，奖掖后进，于秦际唐有知遇之恩。

明代因沿朱张之意，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道乡先生十八世孙湖南学道邹志隆等“构宇三楹，中设一木主，神有依也；左横列道乡台碑，旧可仍也；右横列道乡台记碑，事足征也”，又置田四百亩，令僧人本空收租住持，以奉祀事。²⁵⁾这是正式以祭祀形式倡导正气，教育诸生的开始。此后，由台而祠，道乡香火历数百年而不灭，既寄托后人敬仰之思，更标示着岳麓倡导忠诤爱国的不朽传统。惜乎祠台今已荡然不存，遗址虽可寻访，但“道乡”改作“稻香”，此“稻”已非彼“道”也，尤可哀哉！建议当政恢复旧名，用以教育在校诸生。

与邹道乡其事相若，其志趣相类，而又都曾涉足岳麓者，尚有明代王守仁·邹元标二位，他们都被树为教育诸生，磨励品行的榜样，如清康熙年间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三《列传》中，就有《迁谪三公传》，并载三人事迹，于其学问道德再三致意，而尤重其“忠直震于天下”之举。

由此可见，当年的书院建设者们对于固有的教育资源作了充分的利用。但也非常明显，是否涉足岳麓是能否进入书院祠宇的一个重要参数，也就是说先贤存神过化之“地”是指岳麓书院这一特定之“地”，范围很小，再怎么样，溯源而上只能到北宋为止，这不能不严重影响教育资源的开发。屈子祠的创建，打破了这种限制，它缘出于“湖南为屈子《离骚》故地”的认同，由岳麓而及湖南，其视野和胸襟已然开阔，历史的根基也更加久远和深入，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增加了新的教育资源，也不仅仅在于书院自我提升，自觉担当起全省文化建设的责任，而在于它最终确立起了以屈贾为代表的忠诤爱国思想在湖湘文化中的源头地位。从此，在岳麓书院这一湖南最高学术与教育中心的神殿，就成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的象征，而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此则正是张翊“从此，衡山湘水虽妇孺渔樵，亦搴香草，思美人矣，岂独执经髦士有所观感而兴起”之说的意义所在。

25) 明·邹志隆《重修邹道乡先生台记》，载同治《岳麓续志》卷四，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621-622页。

在岳麓书院建屈子专祠，一个最直接的动因是屈原神位原附于城内贾太傅祠中，这种先汉后楚的颠倒，张翊认为大为不妥。“贾傅恩殊楚放臣，吟骚投赋总酸辛”，²⁶⁾ 毕竟“贾生之才与遇”“仿佛屈子”，因此，在岳麓书院创建屈子祠的同时，就另建了贾太傅祠，形成屈贾分开并列的局面。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贾祠中附有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的神位，争议由此而起。

嘉庆六年(1801)，无锡人秦瀛任湖南按察使，参予书院管理。他先是以屈公祠名不典雅，而改题为三闾大夫庙，在贾太傅祠中增设屈原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等人木主，继又以周敦颐未曾到过岳麓，而司马迁则“曾至楚，有《吊屈赋》可考”为由，将周在贾祠中的木主剝削，改题为“汉大夫司马迁”。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今道县)人，被理学家尊为祖师，南宋时期开始人们就自觉地将其引为湖湘学统之源始，“地位崇隆，由濂溪而朱张，视为正统。今秦瀛为成全屈原之系列而将周之木主剝削改题，初衷未必不好，但他不察周之影响，无视周的地位，其实则得罪湖湘，甚至引起怨恨。最明显的例证是，主持岳麓书院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欧阳厚均在编纂《岳麓诗文钞》时，多次以案语形式，讥讽秦瀛这位秉臬楚南的高官为“通人”。²⁷⁾ 嘉庆末年，他作《移建濂溪祠碑记》，也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称：

岳麓旧无濂溪周子专祠。嘉庆初年，吾师罗慎斋夫子掌教时，倡建屈公祠于山之阳。落成后，以其左为贾太傅祠，附周子主于其内。每朔望释菜，春秋丁祭，大成殿礼成，率诸生躬诣祠内行礼，岁以为常。厥后，有通人秉臬吾楚，以屈公称谓不典，易其额为三闾大夫，于贾傅祠内增设左徒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等主，复以周子未闻一至岳麓，乃即其主剝削之，改题为汉大夫司马迁，加丹漆焉。谓迁曾至楚，有《吊屈赋》可考也。近日遂有以汉侍中王逸尝注《离骚》，复增其主于祠内者。夫注《离骚》者前后数十家，往哲名流指不胜屈，安得人人而祠之？此其不待辨者也。至以濂溪未至岳麓而削其主，易其名如腐迁者，奚堪与大儒相颉颃耶？且如宋玉·唐勒·景差人品更不足论，亦尝涉足至吾楚之地耶？濂溪楚人，以乡人祀其乡先生，何地不宜？乃黜濂溪而祀诸子，通人固如是耶！嘉庆壬申，袁岷冈侍讲

26) 同治《岳麓续志》卷三，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597页。

27) 详见《岳麓文钞》卷十七·十八，《岳麓诗钞》卷三十四。

为院长，始建专祠于书院内，特祀濂溪周子。²⁸⁾

连续几个质疑，可以看出他对于“黜濂溪而祀诸子”的不满，进而是怀疑左徒弟子的人品，甚至对于惨遭宫刑的太史公缺少最起码的同情而称之为“腐迂”，我们明显感到其不满已燃烧成怒火，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既然如此，那么，为秦按察使从屈贾系列祠宇中排挤出来的周敦颐创建专祠就成了唯一的理所当然的选择。

新的濂溪祠，位于供奉朱熹·张栻的崇道祠之南，按照传统礼仪，乃居下手之位。因此，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巡抚李尧栋到书院视察时，就有“周视祠宇，以濂溪之有专祠，礼固宜之，惟祠在朱张两夫子之右，位置尚为不协”的批评。²⁹⁾于是，山长欧阳厚均率诸生“请移于上”，位置则在奉供其学生程颢·程颐的四箴亭上手，旧祠则改题为纪念历代有功于书院建设者的六君子堂。经此迁移，院中祠宇的位置变得井然有序，由周敦颐而二程，由二程而朱张，正是湖湘学派发展的一个清晰脉络。这样，湖湘文化的学术道统就以祠宇的形式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28) 清·欧阳厚均《移建濂溪祠碑记》，载同治《岳麓续志》卷四，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650页。

29) 清·欧阳厚均《移建濂溪祠碑记》，载同治《岳麓续志》卷四，见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第650页。

【참고문헌】

-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八,《董泽书院记》.
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
清·丁善庆《岳麓书院续志》
清·袁名曜《文昌阁祭田契券碑》
湖湘文库本《岳麓书院志》
光绪《善化县志》
《岳麓诗钞》

Abstract

Four Records of Sacrifice in Yuelu Academy

Deng Hongbo*

Sacrificial offerings, together with lectures, collections of books, and school fields, constitute the basic regulations of the academies.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Yuelu Academy enshrined Confucius to show its Confucian identity, but it did not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hall of Confucius→the hall of rites→the front hall→the hall of the first teachers→the hall of Xuansheng→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then "rank and rank" has evolved into the system of left temple and right lear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elu Academy; All the sages → Chongdao Temple → Zhuzhang Temple, raising the banner of academics, highlighting Zhu Zhang's academic tradition, and forming Yuelu's own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as many as 28 ancestral halls in the courtyard, and more than 100 people were enshrined, which was unprecedented and rare in other academi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its content and nature, Yuelu sacrificial offer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basic types, such as advocating Taoism, advocating religion, enlightening, encouraging, and worshiping gods. Its main purpose is to set up a typical model, to educate the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dmonition and encouragement, and to learn from others. It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education. To reveal the role of academics,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leading the style of study, educating all

* Professor of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 denghongbo2000@126.com

life, and cultivating civilization.

Key word : Yuelu Confucian Academy, ancestral rites, ancestral rites, Confucius Hall,
Jujangsa Temple

논문 투고일: 2022. 11. 21 심사 완료일: 2022. 12. 11 게재 확정일: 2022. 12. 20